

2011.08.15

<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dread/DGF/26U504TI1MaO1P9G0FQz8IMj10r355JN>

[東方日報](#) :: [龍門陣](#) :: <僅供參考>

### 路邊社評論莊迪澎

楊善勇

路邊社新聞就是路邊社新聞，就算是刊載在報道翔實，讀之含淚的《星洲日報》，也不會因此升格為路透社外電。是的，黃偉業筆下的《論斤斷秤還不了恩情》就是這麼一篇路邊社的評論。

黃偉業何許人也，他和「黃啟益讚揚讀者黃啟益」（<http://guaboleh.bravehost.com/>）有何關係，文章開筆他劈頭也很黃啟益地說：「其中一則讓我大跌眼鏡的，就是打擊《星洲日報》從不手軟的莊迪澎，原來當年是拿《星洲日報》獎學金升學的。」

為茲佐證，黃偉業語帶曖昧：「有的言之鑿鑿說他還欠報館錢，有的說他已還清兩相無欠。這些錢財問題，無從考究，《星洲日報》從沒公開提起，除了當事人，我想我們很難知道真相。」

既然「除了當事人，我想我們很難知道真相」，那麼，這一些話，黃偉業又是聽誰說的呢？此事說來，也不過再循環的材料。2003年1月27日我在本版發表《迪澎有夠倒霉》，早有說明。

《星洲》當年給莊迪澎的「兩個饅頭」，每個時價一萬令吉，共銀馬幣二萬；附帶五年合約。因緣已了，迪澎提前解約離職，賠以一萬三千令吉。真金白銀，分毫清楚，他全給了。報館感念他在職表現，主動回退三千令吉，聊表獎勵。

過程當中，有人提筆簽准，有人一旁見證，白紙黑字，明明白白，一目瞭然。當年我在文章因此指出：「那麼，匿名攻擊的人能說的，不外乎那些無中生有的點點滴滴。說莊迪澎拿錢不還嗎？或是說莊迪澎過橋忘恩嗎？」人在理大讀書，1994年學校長假，迪澎上班去了。1995年適逢大選，迪澎報導去了。1996年學成，迪澎馬上報到了。此之謂「知恩不圖報」乎？此之謂「恩將仇報」乎？說真的，讀到這種路邊社水平的評論，毋庸兩杯黑狗下肚，翌日偶讀也還真不好控制情緒；唯有摘錄《四十二章經》所言，和黃偉業共勉之：「惡人害賢者，猶仰天而唾。唾不至天，還從己墮。逆風揚塵，塵不至彼，還坌己身。賢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」

2003.01.27

东方日报·名家版·龙门阵

## 迪澎有够倒霉

杨善勇

我说这个庄迪澎真有够他妈的倒霉的了，这几年网络的厕所里，停停写写，总有人不时提起当年他拿奖学金读书的事。拿奖学金有什么可耻呢？我在研究所两年也全靠此勉强熬过来。

迪澎的情况也完全一样。他所得的数额共计二万；不过需要签下五年的合约。他后来选择辞职，提前解约，主动足足赔了一万三千元。一分一毫，没拖没欠，他全给了。资方感念他的表现，主动退回三千元，聊表奖励奖励。

整个过程当中，有人签准，有人见证，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，一目了然。那么，匿名攻击的人能说的，不外乎那些无中生有的点点滴滴。说庄迪澎拿钱不还吗？或是说庄迪澎过桥忘恩吗？

实际上，早在 1994 年的长假，迪澎已经傻乎乎地上班去了。1995 年大选，迪澎又傻乎乎地报道去了。1996 年学成，几乎是迫不及待的，迪澎更傻乎乎地正式报到了。由此开始，迪澎贯彻的始终专注于同一个焦点，正眼面向真相，对准所有狂乱公然背向民意的街鼠压着来打，力求振顿报人的专业。

是的，迪澎是击石取火的侠客，尽在新闻的旷野中敲凿顽石，企望因此击取播种的星火，一点一点地亮成通天的光明；红了黑沉沉的媒体长夜。那么，迪澎何罪之有？

不是说“虽然传统知识人正因为真有‘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’的精神，所以才往往落得流放的下场，但是这种‘死要讲话’的精神也推动社会的进步”么？迪澎既然无罪，所以我说这个庄迪澎真有够他妈的倒霉的了；人一倒霉，事情全没得解释。